

《細說帝女花》第二集

敏捷當如曹子建

唐滌生的《帝女花》(下稱唐劇)，是以明朝的破落為背景，配以駙馬與公主至死不逾的愛情為故事骨幹。其實在其他的戲曲，如京劇等，也有流傳以崇禎皇帝為題材的劇本。著名的麒派京劇演員周信芳亦於一九三七年上演過《明末遺恨》，粵劇前輩桂名揚、新馬師曾也曾演出過同名的粵劇。《明末遺恨》的朝代背景雖然與唐劇相同，但是主題內容、故事情節則有分野。京劇《明末遺恨》主要描寫崇禎皇帝面對國亡家破的悲痛情懷。此劇的政治味道頗為濃厚，劇中主角則落在崇禎皇帝和太監王承恩身上。唐劇則以描寫周世顯的機智與長平公主的剛烈，以及兩人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主。

對讀過黃韻珊的原著和唐滌生的創作，可見長平公主的個性是截然不同。至於駙馬周世顯的人物性格，也有明顯的分別。對於黃劇中的駙馬，張敏慧則以「英氣有餘、哀傷不足」去作出評價。身為武官(都尉)的周世顯，得知清帝許婚，感激流涕，個性的平面難免令駙馬減了丈夫氣概。至於唐劇中的周駙馬，則是有情有義，才智兼備。在「樹盟」一場中與宮主的對答，一句「人既不以真誠待我，我又何必以誠信相投」折服宮主，可見駙馬詞鋒銳利，才智過人；「上表」中與清帝抗衡時，面對權傾一時的霸主，周世顯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個性，「皇上既無虧德處，哪怕遺臣頌表章」，清帝的陰謀已被洞識，頓時無言以對。

阮兆輝認為二人筆下主角的形像不同，與編劇者身處的時代有關。黃韻珊生於清代，編寫《帝女花》一劇時更適值要考取功名，基於上述原因，難免會對清室歌功頌德；相比起來，唐滌生卻沒有任何包袱，在創作上自然可以進行極豐富的藝術加工。正如劇中一些極具爭議性的部份，也可見是唐君匠心獨運的加工。唐劇中清帝的角色，在表現上是以掛鬚去扮演的。但眾所周知，清代的第一位君主順治帝登基時，尚屬十歲未足小孩，若然在「上表」一場中，駙馬和公主面對的是年紀小小的順治，自然不能逼出萬鈞的劇力。反而把當年把握政權、極具霸主氣燄的攝政皇多爾袞視為劇中的清帝，則會大大加強戲劇的張力，對全劇高潮的營造會更有幫助。

張敏慧更補充戲劇不同於歷史。戲劇要動人心弦，必須進行藝術加工，所謂「真人假事、假人真事」，在戲劇表演上，便不應太深究。